

# 你的课，那么“好看”有什么用？

□段泽徐

近日，上了一堂面向全市的史政跨学科融合课——《红旗永不落：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》。课后，有同事端着茶杯过来，语重心长：“课是好课，就是包装得……是不是太过了？咱们高中课件，朴素一点就好。”

我点头，微笑，表示虚心接受。然后回家打开电脑，把我的PPT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——从封面的字体选择，到每一页的配色方案，再到一整套成体系的卡着秒表剪了三个晚上的背景音频。看完之后，我确认了一件事：我不改。

今天就想聊聊这个事。一堂课，为什么要“包装”？那些被视为“不必要”的平面设计、音频配置、视频剪辑，乃至AI呈现，到底是花拳绣腿，还是不可或缺？

我的答案是：它们不是课堂的花边，而是不可或缺的脊梁。



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

## 你先告诉我 凭什么让学生静下来？

我们总怀着一个多少有些傲慢的幻觉：把课讲好，学生自然会听。

这个幻觉大概维持到走进教室的前三分钟。铃声一响，你站上讲台，底下四五十个学生刚从上一节课的数学题里挣扎出来，脑子还在二次函数和圆锥曲线之间反复横跳。你凭什么在三秒之内，把他们从那个世界里拽出来，拽进你的历史课、你的政治课？

凭你PPT上密密麻麻的十二号宋体字吗？凭你封面那一行“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播”的默认标题吗？别闹了。

课堂氛围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，它需要一根引线。而那根引线，就是你的课件给人的第一眼，第一耳，第一秒钟的冲击。

我至今记得有一位前辈跟我说过一句话：“学生不会主动走进你的课堂，他们是被课程表押进来的。”你如果不在一开始就把他们的感官抓过来，他们人是坐在那里了，魂还在走廊上飘着。

怎么抓？靠包装！一个封面，一张原创的背景，一段恰到好处的音乐，一个独具匠心的字体。这些东西，不讲课，却比任何开场白都更快地在学生脑中打下第一行字幕：“这节课，有点东西。”

这行字幕值多少钱？值后面整整四十分钟的专注。

## 信念感不是喊出来的 是“做”出来的

有人要问了：你搞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跟课堂内容有什么关系？跟信念感有什么关系？

关系太大了。

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穿着睡衣、趿着拖鞋去结婚的新郎？你有没有见过一场用红底黄字PPT就敢上路的发布会？你当然没见过。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，那个场景，配不上你将要呈现的东西。

好，那你告诉我——当你要给学生讲一个关于理想、关于信念、关于一百多年红旗何以不落的故事时，你用一张随手下载的网图糊在封面，你凭什么让学生相信，你

接下来讲的每一个字，是你真诚发自内心的，而不是那种流于形式的口号？

仪式的本质，是“郑重”。你愿不愿意为这节课，花时间去调一张你满意的封面，去调一种最舒服的配色，去剪一段每一拍都踩在情绪点上的音乐——这些，都在无声地告诉学生一件事：老师把这件事，看得很重。这份“郑重”，学生是能感受到的。他们可能说不出“信念感”三个字，但他们会在某个瞬间突然安静下来。不是你管了纪律，是因为他们发现，讲台上那个人，是真的在用一种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方式，来对待这节课。因为，人是可以被人所影响并改变的。

这就是“包装”最深层的意义：它不是给课看的，是给人看的。它让你想要传递的信念，还没开口，就已经有了形状。

## 你总得先让人进门 再让人看懂

还有一种论调：你设计的那些精巧的东西，有多少学生能真正看懂？

我的回答是：没多少。但这正是我设计的理由。

如果一个班级五十个学生，有五个能看懂你全盘的教学架构，有二十个能跟着你的逻辑主线走完全程，那剩下的二十五个人呢？他们就不配拥有一个好好听课的机会吗？那二十五个人，可能对历史与政治没那么感兴趣，可能今天中午没睡好，可能刚才被班主任训了一顿。你让他们一上来就去品味你史料实证的精妙、教学逻辑的严谨——抱歉，他们只想睡觉。但如果你有一个足够好看的封面，有一段足够抓耳的音乐，有一个让他们在开讲前就忍不住抬头看的视觉设计——他们至少会想：“咦？这是什么？”

这就够了。你用一个精心设计的外壳，把他们“骗”进了课堂。接下来的事，才是你作为教师的真功夫。可如果你连这个外壳都没有，你的真功夫，连被看到的机会

都没有。你总得先让人走进来，再让他坐下来，再让他在不知不觉中，把你藏在内里的那些好东西，一口一口吃下去。

我不是不做内核，我是在内核外面，裹了一层糖。

## 破镜理论： 别低估了人对“美”的本能

最后说一个我自己的观察，我叫它“破镜理论”。

你看，一面完好的镜子，摆在路边，人来人往，很少有人会主动去砸它。但如果那面镜子已经破了一个角，或有了裂痕，过不了多久，它就会被越砸越碎。

学生对待课堂，也是一样的心理。当你把课件做得粗糙、敷衍、不修边幅，你其实是在无意识地释放一个信号：“这节课，差不多就行。”于是学生也会无意识地回应你：既然差不多就行，那我听不听的，也差不多就行。他们会在底下讲话，会走神，会把脚跷到桌腿上。不是他们坏，是你递给他们一面“破镜”。

但你换一种方式——你把封面做到你觉得不能再改一个元素，你把配乐卡到你觉得每一秒都踏在心跳上，你把字体大小、行距间距全调到最舒服的比例——这时候，学生是什么反应？

他们不忍心破坏。那面镜子太完整了，太美了，于是连最调皮的学生，都会不自觉地收敛。不是因为他们怕你，是因为他们面对一个被郑重对待的东西时，会本能地郑重起来。

守护“美”是一种人类的本能。我们要做的，是把课堂，变成那个值得被守护的“美”的东西。

最后，回到开头那个问题——你的课，那么好看，有什么用？有用。用来在一秒钟之内抓住学生的目光，用来让信念感有一个配得上它的仪式，用来给每一个路过的孩子，一个停下来看一看的机会。用来让那面“镜子”，始终完完整整，不碎。

所以，若有人再问我“高中课件朴素一点不好吗”，我会笑眯眯地告诉他——

“朴素是一种风格，但敷衍不是。我的课，每一个像素都是认真的。”

（作者为定海一中历史老师）

